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国际安全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王帆 卢静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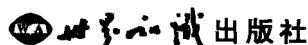


外交学院出版社

D815.5
W175

国际安全概论

王帆 卢静◎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安全概论 / 王帆, 卢静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12-3783-8

I . ①国… II . ①王… ②卢… III . ①国家安全—概
论—世界 IV .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4606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田 林

书 名 **国际安全概论**
Guoji Anquan Gailun

作 者 王帆 卢静 主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65233645 (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晨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8 $\frac{1}{2}$ 印张

字 数 425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783-8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

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黄金时期”的第二层含义是热情高。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旺盛的需求，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为满足上述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金时期”的第三层含义是影响深。影响深是指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是国家所需要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第二，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外交一线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进入了一个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无论是在外交理论方面还是在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要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外交一线的同志每天都有大量的事要处理，很少有时间对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而我们在外交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同志则不同，我们能够坐下来对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思考和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外交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处理好这些课题需要好点子，需要一些长远的思考和眼光。此外，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概念和理论，都会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

第三，丛书的出版也是外交学院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学。外交学院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建新校园，师生的数量都要增加，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对外交学院学术研究的大力资助；感谢世界知识

出版社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同时，我还要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反映了本院老师和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对问题的研究，进行独立思考所提出来的，都属于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06年10月于北京

序 言

安全，关系人们的生存发展、繁衍生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需求层次论中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国际政治学家们则把安全看做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甚至把安全比喻为氧气——你可以不注意它，但不能没有它。

2005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依旧在战争与安全两条战线上一如既往地努力抗争。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始终是人类共同关注和向往的。

所谓安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二是指维护安全，即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一般来说，安全指的是主观上不存在担心外来攻击的恐惧感，客观上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

自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安全观念经历了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的转变。一战后，集体安全概念突出，具体实践为国际联盟。集体安全的基础是以众对一的观念。加入某个集体安全体系的国家在保持他们对外关系高度自主权的同时，承诺参加联盟来共同对付任何可能的人侵者。其实质仍是联盟与均势，有时又成了强权政治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已故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主

持的“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首次详细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该委员会在拟就的《共同安全：生存蓝图》报告中指出，共同安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安全的最佳保证是通过合作而非相互竞争的强权政治来获得。共同安全强调取信于潜在对手的重要性。根据帕尔梅的观点，“一国不能通过牺牲别国来取得安全”，“不能通过与对手抗衡而只能是通过与对手合作”来获得安全。

与欧洲的共同安全相比较，在亚太地区比较流行的是综合安全观念。该术语最初是由日本的大平正芳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来的，同时深获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支持。综合安全的核心前提是，必须以整体的方式来考虑安全，包括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军事威胁与非军事威胁。合作安全首先是强调包容性，即包容不同观点和威胁人类的相关议题；其次是强调对话与磋商；第三是强调联合行动。

“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从狭义的角度去解释安全的含义。传统上安全的对象，即什么需要保证安全，一直是指民族国家。安全所关注的是保卫领土、推进民族利益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获得安全的主要手段是维持军事力量。“人的安全”概念的倡议者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强调牺牲了人的安全，因此，“安全概念亟待在两个基本方面进行改变：一是从绝对地强调领土安全改为更强调人的安全；二是从通过军备谋求安全改为通过持续发展谋求安全。”他们认为，保护人民安全的目标是使人民远离可能的恐惧并获得免于被剥夺实际物质资料的自由。

人类的发展如果缺乏体面的生活、工作、收入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其结果将是人的不安全。确保人类持续发展有助于确保人的安全。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已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接受了人的安全概念。

新安全观是指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中国在维护其安全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自身安全利益、安全目标、安全环境和安全手段等问题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有时也泛指冷战结束前后，国际上兴起的有别于传统“零和”安全困境和冷战思维的一些安全观念，如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

全和综合安全观等。

中国最早在1996年酝酿提出新安全观。199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新的安全观，明确提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的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和平，更不能营造世界持久和平。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局面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人类应对安全的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冷战后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虽然明显减少，但国家内部冲突却大幅度增加。同时，源于一国内部经济、民族、宗教、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全球经济风险、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对全人类造成的破坏性或毁灭性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大规模爆发、2004年东南亚地区爆发的禽流感以及同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如梦魇般至今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这些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威胁和挑战面前，应对和解决这一系列的全球问题，任何单个国家均无法面对。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大规模爆发并引起全球性恐慌以来，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就更为世人所重视，各种国际性的抗击流行性传染病的联合行动也日益增多。从2003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合抗击SARS行动到2004年东南亚地区联合抗击禽流感等，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合作和人类安全的日益重要。

全球化时代人类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安全的内涵拓展至诸如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的范畴。“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含义可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向下延伸至微观层次的个人，向上扩展到体系层次的人类社会；安全的

内涵和关注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含个体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突出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既有相互交织也有区别。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传统安全方式处理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

新的安全形势要求人们对传统安全观进行审视和反思。旧有的安全观必须发生以下三方面的转变：从完全强调国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视人的安全；从经由武力实现安全到通过人类发展达至安全；从关注领土安全到关切粮食、就业及环境的安全。

新的安全观不仅应该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拓展到“人”本身，而且也应该涵盖人在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经济、健康、人身、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安全。新的安全形势要求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合作、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形势下的安全观不仅应该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共同性、合作性、整体性的优势，将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全球安全、非传统安全等诸多新理念包容在内，而且将其整合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集大成的概念，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核心。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国际安全研究由来已久，但尚无一本教材或通论式的著作，虽然此前王逸舟、李少军、陆忠伟、余潇枫、杨毅、丛鹏等人均出版过相关研究专著，但与安全问题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而言，安全问题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关于安全研究主要内容和特色将由我所资深教授周启朋先生在导论中加以详述，在此不再赘言）。

因此，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计划在多年为研究生开设的“国际安全概论”课程建设基础上编写这本教材，主要介绍国际安全的基本理论、国际安全研究的发展、国际安全组织和安全机制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及国家安全战略等。通过这本教材，帮助学生，以及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高对国际安全的总体认识，并了解最新的国际安全研究的状况。

本书力求将概括性、基础性与前沿性、专业性相结合，但由于写

作周期等原因，也由于当今时代是一个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的时代，写作完成时，仍感新信息、新元素有所缺失，只有在以后再版时不断补充进来。

国际安全研究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科发展的重点之一，本书的出版也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成立了国际安全事务研究中心，为研究生开设了诸如“国际安全新视角”、“全球化与国际安全”、“国际安全概论”等课程，我们还邀请到国外学者来院讲授东亚安全、欧洲安全机制、军控与出口管理等安全课程，邀请国内外安全问题专家开办了国际安全系列讲座。2009年新设国际安全与战略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设军控与核不扩散的课程等。我所与国内外同行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已有多年，我们将课程讲授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心得尽可能地融入全书的写作之中。

本书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部分外单位学者鼎力而成。全书具体分工如下：

导论 周启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第一章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第二章 高尚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赵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第三章 孙红（黑龙江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

第四章 杨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卢静；

第五章 周启朋、杨闯、王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第六章 曲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第七章 高望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卢静、杨闯。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教授负责全书写作策划，全书统稿工作由王帆、卢静完成。

衷心感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资助出版此书，特别感谢糜振玉将军多次仔细审读书稿，并提出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使本书避免了一些

不应有的错误和遗失。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袁路明等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苦。诚然，由于编著者的水平与能力的问题，本书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业内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 帆

2009年9月20日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1章 国际安全	/ 14
第一节 国际安全概念及其发展	/ 14
第二节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基本范式	/ 27
第三节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代表性理论	/ 40
第四节 国际安全研究在中国	/ 55
第2章 国家安全	/ 71
第一节 国家安全观念	/ 72
第二节 国家安全机制	/ 88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	/ 99
第四节 威慑战略	/ 111
第3章 地区安全	/ 122
第一节 地区安全观	/ 122
第二节 区域安全复合体	/ 133
第三节 地区安全一体化和安全共同体	/ 146
第四节 亚太安全体系	/ 154

第五节 欧洲安全结构	/ 172
第六节 中东安全问题	/ 188
第4章 国际安全体系.....	/ 203
第一节 国际安全体系的形态	/ 203
第二节 国际安全体系的历史变迁	/ 206
第三节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与中国的国际安全体系观	/ 216
第5章 国际安全机制.....	/ 223
第一节 国际安全机制中的安全组织	/ 225
第二节 国际安全机制中的安全条约	/ 245
第三节 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 254
第四节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	/ 259
第6章 国际安全中的裁军、军控与防扩散.....	/ 279
第一节 军备控制、裁军与国际安全	/ 279
第二节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 308
第三节 防扩散的出口管制	/ 334
第7章 非传统安全问题	/ 342
第一节 非传统安全	/ 342
第二节 金融安全	/ 362
第三节 国际恐怖主义	/ 384
第四节 生态环境安全	/ 407
参考文献	/ 429

导 论

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对国际关系的时空维度以及国际安全的格局、范畴、制度以及国际战略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

安全（security）概念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威胁和恐惧。另一方面还有维护安全的含义，指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安全不但涉及客观现状，而且涉及一种心态，即安全感。正如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言：“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①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指国际关系总体上不存在危险、国际社会各成员至关重要的利益未受到威胁这样一种状况；也指现实中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得到可靠保障，及人民、国家与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正常关系得以维持的状况。研究国际安全需要采用总体的视角，对国际安全的范畴、领域以及国际安全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和概括归纳。

一、国际安全的范畴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国际关系发生在一个整体的、联

^① [美]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转引自李少平：《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系的、共存的体系内，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与竞争关系。国际安全涉及国际安全格局、体系、制度、战略以及国际安全观念等诸多范畴。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是国际安全的基础和不可分割的要素，同时又受到国际安全体系的制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国际安全组织、安全机制是国际安全的保障，与现代国家体系形成、国际结构的演变和国家之间利益冲突与共存的历史进程相伴随。其效力取决于国际社会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认同、能力与意愿。国家的意愿则与国家在一定安全观念指导下对安全环境和安全目标的判定及安全战略的制定相关，国家安全战略博弈、合作与互动则是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状态的重要因素。为此，有必要就国际安全体系、国际安全机制、国际安全观念等国际安全的基本范畴进行界定。

1. 国际安全体系（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在力量和利益权衡排序的基础上，按照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工具进行组合与互动，形成比较稳定而系统的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权力结构。一般形成于大规模战争或重大历史变革之后，以签订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大国关系的格局和普遍认同的规则。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国际舞台上几大力量中心（国家或集团）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第二，它是几个大国或集团之间形成的某种程度的均势；第三，它形成一定的制度与秩序。换句话说，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大国力量的组合，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与制约形成特定的安全体系和国际秩序结构。国际安全体系及其稳定性是国际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体系、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确立的维也纳协调体系、1919—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苏两极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国际安全体系呈现“一超多强”的多极化特征等不同的国际安全体系结构与状态。不同力量结构的国际安全体系特征以及国际安全体系转换模式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

2. 国际安全机制（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me）是国际安全的

重要内容。它是指国家之间为减小对安全的威胁，增进信赖，创建对话与合作框架的一种设计，从而在国际安全领域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是维护国际安全的保障。国际安全机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随着国际安全格局变化而调整。它包括国际安全组织、国际安全条约、国际安全会议等形式。按照其作用范围国际安全机制可分为全球性安全机制、地区性安全机制和双边安全机制。按照其性质可分为集体安全机制、联盟与集体防御机制、合作安全机制（如军控机制、核不扩散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和冲突管理机制等）。按其制度化和强制程度，安全机制可分为正式安全机制和非正式安全机制以及自愿的、具政治约束力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等不同类型。国际安全机制可使国家之间得以进行安全合作，提高共同安全。

国际安全机制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在特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下主要国家有合作的需求和意愿，通过认知和学习过程产生合作的预期，对利益的汇合形成共识。国际安全机制可起到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相互间期望变得稳定的基本作用。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它可使国家之间得以进行安全协作，提高共同安全和促进全球化秩序；现实主义认为它可使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协调和制约，摆脱安全困境，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安全利益。霸权国家也可利用安全机制建立其霸权主导地位和霸权秩序。建构主义则强调它可影响和改变决策者对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认知，有利于生成共识，获得集体身份和建构安全共同体，对政策产生影响。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国际安全组织、国际安全条约以及国际安全观念密不可分，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阐述。

（1）国际安全组织（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是国际安全机制的基础之一。从严格国际法意义上讲，国际安全组织指若干国家为特定的安全目的以条约形式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从广义上讲，指两个以上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基于特定安全目的，以一定协议形式而建立的各种机构。国际安全组织是一种跨国机构，包括普遍性的政府间的组织、区域性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等。19世纪以来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是现代国际安全组织诞生的前提条件。拿破仑战